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三

梁臣傳十一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受盛書高濂傳汝舟校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少事河陽李罕之罕之降晉選其
麾下勁卒百人獻于晉王師厚在籍中師厚在晉無所知
名後以罪奔于梁梁太祖以為宣武軍押衙曹州刺史梁
攻王師範師厚戰臨朐擒其偏將八十餘人取棣州以功
拜齊州刺史太祖攻趙匡凝於襄陽遣師厚為先鋒師厚
取穀城西童山木為浮橋渡漢水擊匡凝敗之匡凝棄城
走師厚進攻荆南又走匡凝弟匡明功為多拜山南東道
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知俊反攻陷長安劉鄩牛
存節等攻之又不克師厚以奇兵突南山入其西門降其
守者遂克之晉周德威攻晉州以應知俊師厚敗之于家

阮以功遷保義軍節度使徙鎮宣義是時梁兵攻趙父無
功太祖病卧洛陽少間乃自將北擊趙師厚從太祖至洹
水夜行迷失道明日次魏縣聞敵將至梁兵潰亂不可止
父之無敵乃定已而太祖疾作乃還明年少間而晉軍攻
燕燕王劉守光求援於梁太祖為之擊趙以牽晉屯于龍
花遣師厚攻棗強三日不能下太祖怒自往督戰乃破屠
之進圍脩縣晉史建瑋以輕兵夜擊梁軍梁軍大擾太祖
與師厚皆棄輜重南走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
太祖遇弒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牙將潘晏臧延範等
逐出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為天雄軍節度使自
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嘗為招討使悉領梁之勁兵太祖
崩師厚遂逐其帥而稍矜侈難制故時魏恃牙兵其帥得

以偃疆羅紹威時牙兵盡死魏勢孤始為梁所制師厚已
得志乃復置銀槍效節軍友珪陰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
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
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為人雖往無如我何也
乃以勁兵二萬朝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
友珪友珪兵無恐懼賜與鉅萬而還已而未帝謀討友珪問
於趙嚴嚴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言諭禁軍
吾事立辦未帝乃遣馬慎公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
未決謂其下曰方邱王弒逆時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
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弒父與君乃天
下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賊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賊公
將何以自處師厚大悟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見表象

先許事使朱漢賓以兵屯滑州為應末帝卒與象先殺友
珪末帝即位封師厚鄴王詔書不名事無巨細皆以諮之
然心死已心而畏之已而師厚殤發卒末帝為之受賀於宮
中由是始分相魏為兩鎮魏軍亂以魏博降晉兵失河北
自此始

王景仁廬州合肥人也初名茂章少從揚行密起淮南景
仁為將驍勇剛悍曾略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
壯之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範乞兵於行
密行密遣景仁以步騎七千救師範師範以兵背城為兩
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趣景仁出戰景仁按兵不
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景仁度友寧兵已困乃
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以首報行密是時梁太祖方攻

鄆州聞子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怯
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
而復戰太祖登高約至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為誰曰
王茂章也太祖嘆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梁
兵又敗景仁軍還梁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
虔裕以眾一旅設覆於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
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以死過之景仁曰吾
亦戰於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以
故不能及而景仁得全軍以歸景仁事行密為潤州團練
使行密死子渥自宣州入立以景仁代守宣州渥已立反
求宣州故時物景仁惜不與渥怒以兵攻之景仁奔于錢
鏐鏐表景仁領宣州節度使梁太祖素識景仁乃遣人召

之景仁間道歸梁仍以為寧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使參宰相班奉朝請而已開平四年以景仁為北面招討使將韓勅李由安等兵伐趙行至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不利行師太祖亟召景仁等還已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思術者言馳使者止景仁於魏以待景仁已過邢洛使者及之景仁不奉詔進營於柏鄉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白太祖曰兵可憂矣太祖為之盱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景仁歸訴於太祖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勅李思安輕汝為客而不從節度爾乃罷景仁就第後數月悉復其官爵末帝立以景仁為淮南招討使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于霍山梁兵敗走景仁

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京師病疽卒贈太尉賀瓌字光遠濮州人也事鄆州朱宣為都指揮使梁太祖攻朱瑾于兗州宣遣瓌與何懷竈柳存等以兵萬人救兗州瓌趨待賓館欲絕梁餉道梁太祖略地至中都得降卒言瓌等兵趨待賓矣以六壬占之得斬關卦以為吉乃選精兵夜疾馳百里期先至待賓以逆瓌而夜黑兵失道旦至鉅野東遇瓌兵擊之瓌等大敗瓌走梁兵急追之瓌顧路窮登塚上大呼曰我賀瓌也可勿殺我太祖馳騎取之并取懷竈等數十人降其卒二千餘人是日大風揚沙蔽天太祖曰天怒我殺人少邪即盡殺降卒三千人而繫瓌及懷竈等至兗城下以招瑾瑾不納因斬懷竈等十餘人而獨留瓌瓌感太祖不殺誓以身自効從太祖平青州以

為曹州刺史太祖即位累遷相州刺史末帝時遷左龍虎
統軍宣義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兵亂賀德倫降晉晉王
入魏州劉鄩敗于故元城走黎陽具衛洛慈諸州皆入于
晉晉軍取劉鄩末帝乃以環為招討使與謝彥章等屯于
行臺晉軍迫環十里而柵相持百餘日環與彥章有隙伏
甲殺之莊宗喜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乃令軍中歸其
老疾於鄴以輕兵襲濮州環自行臺躡之戰于胡柳陂晉
人輜重在陣西環軍將薄之晉軍亂斬其將周德威盡取
其輜重環軍已勝陣無石山日暮晉兵仰攻之環軍下山
擊晉軍環大敗晉遂取濮州城德勝夾河為柵環以舟兵
攻南柵不能得還軍行臺以疾卒年六十二贈侍中有子
光圖

凡言有子某者皆生皇朝有聞

王檀字衆美京兆人也少事梁太祖為小校尚讓攻梁戰
尉氏門檀勇出諸將太祖奇之遷踏白副指揮使從朱珍
募兵東方戰數有功梁與蔡兵戰板橋李重裔馬踣為蔡
兵所擒檀馳取之并獲其將一人從太祖破魏內黃遷衝
山都盧候復從朱珍攻徐州檀獲其將一人梁兵攻王師
範以一軍攻其密州拜密州刺史太祖即位遷保義軍節
度使潞州東北面招討使王景仁敗於柏鄉晉兵圍邢州
太祖大懼欲自將救之檀止太祖請自拒敵力戰卒全邢
州以功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瑯琊郡王友珪立徙
鎮宣化貞明元年又徙匡國是時莊宗取魏博檀以謂晉
兵悉在河北乃以奇兵西出陰地襲太原不克而還徙鎮
天平檀嘗招納亡盜居帳下帳下兵亂入殺檀年五十八

贈太師謚曰忠毅

馬嗣勳濠州鍾離人也少事州為客將為人材武有辯梁太祖攻濠州刺史張遂遣嗣勳持牌印降梁揚行密攻遂遂又使嗣勳乞兵於太祖梁兵未至濠州已沒嗣勳無所歸乃留事梁太祖以為宣武軍元從押衙太祖西攻鳳翔行至華州遣嗣勳入說韓建建即時出降天祐二年羅紹威將誅牙軍乞兵於梁梁女嫁魏適死太祖乃遣嗣勳以長直千人為綵輿入魏致兵器於輿中聲言助葬嗣勳館銅臺夜與魏新鄉鎮兵攻石柱門入迎紹威家屬衛之乃益取魏甲兵攻牙軍牙軍不知兵所從來莫能為備殺其八千餘人遲明皆盡嗣勳中重瘡卒太祖即位贈太保王虔裕瑯琊臨沂人也為人健勇善騎射以少獵為生少

從諸葛爽起青棧間其後爽為汝州防禦使率兵北擊沙陀還入長安攻黃巢爽兵敗降巢巢以爽為河陽節度使中和二年孫儒陷河陽虔裕隨爽奔于梁是時太祖新就鎮黃巢秦宗權等兵方盛太祖數為所窘而梁未有佗將乃以虔裕將騎兵宜為先鋒擊巢陳蔡間拔其數柵巢走梁兵躡之戰于萬勝成巢敗而東虔裕功為多乃表虔裕義州刺史黃巢已去秦宗權攻許鄭與梁為敵境大小百餘戰虔裕常有功秦賢攻汴南境太祖遣虔裕拒賢於尉氏戰敗失一裨將太祖怒拘虔裕於軍中邢州孟遷降梁為晉人所圍太祖遣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遲明立梁旗幟於城上晉人以為救兵至乃退已而晉兵復來遷執虔裕降于晉身殺

謝彥章許州人也幼事葛從周從周憐其敏慧養以為子授之兵法從周以千錢置大盤中為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入進退之節彥章盡得之及壯事梁太祖為騎將是時賀瓌善用步卒而彥章與梁審澄侯溫裕皆善將騎兵審澄溫裕所將不過二千彥章多而益辨彥章事末帝累遷匡國軍節度使貞明四年晉攻河北加賀瓌為北面招討使彥章為排陣使屯于行臺彥章為將好禮儒士雖居軍中常儒服或臨敵御衆肅然有將率之威左右馳驟疾若風雨晉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環心忌之彥章與環行視郊外環指一地語彥章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然營柵之地也已而晉兵柵之環疑彥章陰以告晉且惡之彥章故與馬步都虞候朱珪有隙環欲速戰彥章請持重以老敵珪乃誣彥章以為將反環曰君子使珪伏甲殺之審澄溫裕皆見害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四

唐臣傳十二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謹明汪文盛高凝傳游校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為河東教練使為人明敏能應對目幹材見稱莊宗為晉王孟知祥為中門使崇韜為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堯時吳珙張虔厚等皆曰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為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太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為王都曰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即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梁王彥童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童圍之莊宗

登龜琦王見彥章為重擊且絕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父且斃我也即引短兵出戰為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且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且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且日且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且為然乃遣崇韜與毛璋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執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且內盡得梁虛實是時莊宗軍朝城段凝軍臨河唐自失德

勝梁兵且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且澤潞叛而入于梁契丹數犯幽涿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唐諸將皆真愛或自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以問諸將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且河為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庶幾且為後圖莊宗不悅退卧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自河且北人皆引首且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且唐末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必集新舊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斂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

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州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况成美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用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曰：「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曰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無將相，遂曰天下為已任，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初崇韜與宦官馬紹宏俱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位二人當為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已上乃曰：「張居翰為樞密使紹宏為宣徽使紹宏失職怨均。」崇韜因置內勾使。

呂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出入于租庸者皆經內勾。既而文簿繁多州縣為弊，遽罷其事而紹宏左側目。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群小交興，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奈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為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呂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曰：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為天下所悅，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韜曰：「為然。」乃止書請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為言。崇韜曰：「吾位無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邪？」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

皆主上斬祛歟鈞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予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呂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崇韜又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而約曰事了與卿一鎮今夫下一家俊賢並進臣憊矣願乞身如約莊宗召崇韜謂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李嗣源為成德軍節度使從崇韜忠武崇韜因自陳權位已極言甚懇至莊宗曰豈可朕居天下之尊使卿無尺寸之地崇韜辭不已遂罷其命仍為侍中樞密使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樓避

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盛時大明興慶宮樓閣百數今大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曰臣崇韜冒頭不伸嘗為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曰為勞今居深宮蔭積夏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曰天下為心今曰一身為意艱難逆豫為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猶是譏間愈入河南縣令羅貫為人彊直頗為崇韜所知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宦官伶人有所不請書積凡案一不曰報皆曰示崇

韜宗韜數言官官冷人由此切齒河南自故唐時張全義爲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斯養畜及貫爲之奉全義不屈縣民恃全義爲不法者皆按誅之全義大怒嘗使人告劉皇后從容爲白貫事而左右日夜共攻其短莊宗未有旨發皇太后崩葬坤陵陵在壽安莊宗幸陵作所而道路泥塗橋壞莊宗止輿問誰主者宦官曰屬河南因亟召貫貫至對曰臣初不奉詔請聖者莊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即下貫獄吏榜掠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脩法不當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韜曰貫雖有罪當具獄行法于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人言陛下用法不公臣等之過也莊宗

曰貫公所愛任公裁因起入宮崇韜隨之論不已莊宗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貫卒竟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爲總管當行而韜曰議長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爲患北邊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國之儲副而大功未立且親王爲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岌小子豈任大事公爲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矣無旨易卿也乃旨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軍政皆決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行弟宗弼陰送款于崇韜求爲西川兵馬留後崇韜曰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遷行于西宮悉取行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繼岌頗疑崇韜崇韜無旨自明因旨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澤宗勳沒

其家財蜀人大恐宗韜素嫉宦官嘗謂繼安曰王有破蜀
功師旋必爲太子侯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
扇馬亦不可騎繼安監軍李從襲等見宗韜專任軍事心
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
宦官尚延嗣勞軍宗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
搆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
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二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
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
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邪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
宗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
蜀視宗韜去就彥珪弓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
王殺之宗韜有子五人其三從死于蜀餘皆見殺其破蜀

所得皆籍沒明宗即位詔許歸葬矣呂其太原故宅賜其一
孫當宗韜用事自宰相巨盧韋韋悅等皆傾附之宗韜父
諱弘革等即因佗事奏改弘文館爲宗文館呂其姓郭因
呂爲子儀之後宗韜遂呂爲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
號慟而去聞者頗呂爲笑然宗韜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
破蜀因遣使者呂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呂綏來之
可謂有志矣

安重誨應州人也其父福遷事晉爲將呂驍勇知名梁攻
朱宣于鄆州晉兵救宣宣敗福遷戰死重誨少事明宗爲
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呂爲中門使及兵變于魏所與
謀議大計皆重誨與霍彥威決之明宗即位呂爲左領軍
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拜改兵

部尚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重誨自爲中門使已見親信而呂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所參決其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所生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重誨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道重誨怒即臺門斬延而後奏是時隨駕廳子軍士桑弘遷毆傷相州錄事參軍親從兵馬使安虔走馬衝宰相前道弘遷罪死虔決杖而已重誨已斬延乃請降勅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敢言者宰相任圜判三司呂其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居于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

不能詰也而重誨恐天下議已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爲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河南縣戲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偽也答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得獻鷹鷄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却之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他日按鷹于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為遂却而不白明宗為人雖寬厚然其性夷狄果於殺人馬救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今方因得減死明宗遣面鵬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縣素僻無驛馬其令

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為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也重誨既以天下為己任遂欲納為社稷之計而外制諸侯之彊伏其輕信韓玫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徒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適足速之此所謂獨見之慮禍釁所生也錢鏐據有兩浙號兼吳越而王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而已明宗即位鏐遣使朝京師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旨發乃遣其嬖吏韓玫副供奉官烏昭遇復使於鏐而玫恃重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為辱國固止之及玫還返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

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奪鏐官爵旨大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潞王從珂為河中節度使重誨旨謂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為國家患乃欲陰圖之從珂閱馬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閉城旨叛從珂遣人謂彥溫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邪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謂公趣歸朝廷耳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旨乃遣殿直都知范溫旨金帶龍衣金鞍勒馬賜彥溫拜彥溫絳州刺史旨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乃遣侍衛指揮使藥彥稠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討之而戒曰為我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其事彥稠等攻破河中希重誨旨斬彥溫旨滅口重誨率群臣稱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

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
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為姦人所中事
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間邪趙鳳因言春
秋責帥之義所以勵為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
惶恐而退居數日道等又曰為請明宗顧左右而言曰明
曰重誨乃自論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即從公重誨
曰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為小
校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為我擔石灰拾馬糞吾相養活
今貴為天子獨不能庇之邪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
重誨由是不復敢言孟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
有異志重誨每事裁抑務制其姦心凡兩川守將更代多
用已所親信必曰精兵從之漸令分戍諸州曰虞緩等三

人覺之以為圖已益不自安既而遣李巖為西川監軍知
祥大怒即曰斬巖又分閬州為保寧軍曰李仁矩為節度
使巨制璋且削其地璋曰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唐兵
戍蜀者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璋無據兩川而唐之精兵
皆陷蜀初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巨伐吳而明宗難
之其後戶部尚書李鏐得吳課者言徐知誥欲舉吳國巨
稱藩顏得安公一言曰為信鏐即引課者見重誨重誨大
喜巨為然召巨王世與謀者使遺知誥為信其直于縉初
不巨其事聞其後逾年知誥之問不至始奏貶鏐行軍司
馬已而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
李虔徽語其客邊彥溫云重誨私募一卒繕治兵器欲自
伐吳又與相者交私明宗巨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

明宗初頗疑之大臣左右皆為之辨既而少解始告重誨
曰彥溫之言因廷詰彥溫具伏其詐於是君臣相顧泣下
彥溫行德儉皆坐族誅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
辨慎無措之胷中重誨論請不已明宗怒曰汝卿去朕不
患無人顧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趣馮道等議代重誨者
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紓其禍也趙鳳曰為
大臣不可輕動遂曰范延光為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
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一
石而致一斗自關巨西民苦輸送往往亡聚山林為盜賊
明宗謂重誨曰事勢如此吾當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
乃請行關西之人聞重誨來皆已恐動而重誨曰馳數百
里遠近驚駭督趣糧運日夜不絕斃路道路者不可勝數

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之寢室使其妻子奉事左
右甚謹重誨酒酣為弘昭言昨被讒構幾不自全賴人主
聖明得保家族因感歎泣下重誨去弘昭馳騎上言重誨
怨均王不可令至行營恐其生事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行營
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因述重誨過西心重誨行至三泉
被召還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拜
河中節度使垂誨已罷希旨爭求其過宦者安希儉坐與
重誨交私嘗為重誨陰伺宮中動息事發棄市重誨益懼
因上章告老曰太子太師致仕而臣李從璋為河中節度
使遣藥彥稠率兵如河中虜變重誨二子崇緒崇替宿衛
京師聞制下即日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渠安得來已
而曰此非渠意為人所使耳臣臣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

械送二子于京師行至陝州下獄明宗又遣翟光業至河中視重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于重誨使者見重誨號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言公有異志朝廷遣藥彥稠率兵至矣重誨曰吾死未塞責遽勞朝廷興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欲璋率兵圍重誨弟八拜于庭重誨降而各拜從璋已趨擊其首重誨妻走抱之而呼曰人之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妻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絕錢鏐致孟知祥以重璋反及議伐吳巨為罪并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重誨得罪知其必死歎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為崇政院

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

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

若今學士院諮報今士大夫問曰文字因崇政使官聞得旨則復

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

常呂宦者為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

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于外也至崇韜重誨為之始

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侷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

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

職也

元右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五

唐臣傳十三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為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為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曰功遷內衙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下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義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義欲得汝后求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

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白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為燕攻梁取路州遷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捨燕攻潞圍巨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距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殯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于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召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巨破夾城功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七年秋梁遣

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王鎔乞師于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于柏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犇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柏鄉五里營于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甲節以組綉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二甲之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為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已往取也退而告于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已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于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泊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

退卧帳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
兵不速戰者非快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
隔耳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鄆邑誘敵出
營擾而勞之可也策勝也承業人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
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遊兵
問景仁何爲曰治舟數百將曰爲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
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鄆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
營挑戰自曰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曰出與德威
轉鬪數十里至于鄆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
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
淺草可前可却貞吾之勝地也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爲
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

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
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曰爲然至未申時
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
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
敗自鄆追至栢鄉橫尸數十里景仁曰十餘騎僅而免自
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守光僭號於燕
晉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巨擊之德威入祁溝關取涿
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距守而晉軍盡
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乃破之曰功拜盧龍
軍節度使德威雖爲大將而嘗身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
間守光驍將軍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
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才少却廷珪馬方

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搗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於莊宗
劉鄩相持于魏鄩夜潛軍出黃澤關巨龍太原德威自幽
州引千騎入土門巨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
威與鄩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
先馳據之巨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
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巨挫人之鋒故其用兵
常伺敵之隙巨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二萬人與鎮定
等軍從莊宗于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州軍宿
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德威
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
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巨計
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饟具而營柵完是謂

巨逸待勞之師也王直接軍無動而臣請巨騎軍擾之使
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之而乘之可巨勝也
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為乎顧李
存審曰公巨輜重先吾為公殿遠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
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
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
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
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
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
宗即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
祖追封德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丘人也初名存少微賤嘗犯法當

死臨刑指旁壞垣顧主者曰願就死于彼冀得垣土覆尸
主者哀而許之為徙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
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常為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
審而存審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使歌而悅之存
審因得不死其後事李罕之從罕之歸晉晉王以為義兒
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從晉王擊李匡傳為前鋒破居庸
關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寨呂功遷校尉左僕射從李嗣
昭攻汾州執李瑋遷左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又從嗣昭攻
潞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城遷沂州刺史蕃漢馬步
軍都指揮使晉趙攻燕梁救燕擊趙深州圍循縣存審與
史建瑭軍下博擊走梁軍遷領邢州團練使魏博叛梁降
晉存審為前鋒屯臨清莊宗入魏存審殿軍魏縣與劉鄩
相距於莘西從莊宗敗鄩於故元城闔寶以邢州降乃以存
審為安國軍節度使毛璋曰滄州降徙存審橫海加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契丹圍幽州是時晉與梁相持河上欲發
兵兵少欲勿救懼夫之莊宗疑曰問諸將而存審獨以為
當救曰願假臣騎兵五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衣擊
走契丹從戰胡柳陂晉軍晨敗亡周德威存審與其子彥
圖力戰暮復敗梁軍於土山遂取德勝築河南北為兩城
晉人謂之夾寨遷內外蕃漢馬步軍總管梁朱友謙以河
中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謙求救乃遣存審與李
嗣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且不虞晉軍之速
至也存審選精騎二百雜河中兵出擊鄩壘陽敗而走鄩
兵追之晉騎反擊獲其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也皆莫

驚然河中糧少而新降人心頗持兩端晉軍屯朝邑諸將皆欲速戰存審曰使梁軍知吾利於速戰則將來渭而營斷我餉道呂持久困我則進退不可敗之道也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呂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聞鷄存審曰可呂一戰矣乃進軍擊鄰大敗之鄰閉壁不復出存審曰鄰兵已敗不如逸之乃休士卒遣裨將王建及牧馬于沙苑鄰呂謂晉軍且懈乃夜遯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張文禮弒趙王王鎔晉遣閻寶李嗣昭等攻之至輒戰死最後遣存審破之存審為將有機畧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血與周德威齊名德威死晉之馮將獨存審在契丹攻濼虜乃以存審為盧龍軍節度使時存審已病辭不肯行莊宗使人慰諭彊遣之莊宗滅

梁入洛存審自以身為大將不得與破梁之功快快疾益甚因請朝京師是時鄧崇韜權位已重然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而加已上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訴于崇韜曰吾夫於國有功而與公鄉里之舊奈何忍令死存窮野崇韜愈怒存審草索上輒不許存審伏枕歎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遠俗至於亡國之將朕鉤斬祛之人皆得親見天子奉觴為壽而獨予弃死於此豈非命哉崇韜度存審病已亟乃請許其來朝徙存審宣武軍節度使卒于幽州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後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平生身所中矢鏃百餘而示之曰爾其勉哉存審三子彥超彥饒彥卿彥超為汾州刺史郭從謙弒莊宗

明宗入洛陽是時彥超為北京巡檢永王存霸奔于太原
彥超見留守張憲謀之憲儒者事莊宗最久不忍背恩欲
納之彥超不從存霸遂見殺明宗即位彥超來朝明宗德
之勞曰河東無事賴爾之力也呂為建雄軍留後遷北京
留守徙鎮昭義罷為上將軍復為秦寧軍節度使又徙安
遠彥超主藏奴王希全盜其資彥超稍責之奴懼夜叩其
門言有急彥超出見殺贈太尉次子彥饒為汴州馬步軍
都指揮使天成元年發汴兵三千戍瓦橋關控鶴指揮使
張諫為亂殺權知州高述追彥饒為帥彥饒陽許之曰欲
吾為帥當止焚掠明日呂軍禮見吾於南衙乃陰與拱衙
指揮使龐起伏甲于衙內明日諫等皆集伏兵發誅諫等
殺四百餘人即日牒州事與推官韋儼明宗下詔褒其忠

畧其後累遷彰聖都指揮使歷曹沂饒三州刺史清泰三
年自饒州刺史拜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
晉高祖起太原彥饒呂侍衛兵從廢帝至河陽廢帝敗晉
高祖呂楊光遠代彥饒將親軍徙彥饒義成軍節度使范
延光反白奉進呂侍衛兵三千屯滑州兵士犯法奉進捕
得五人其三人義成兵也因并斬之彥饒怒明日奉進從
數騎過彥饒謝不先告而殺彥饒曰軍士各有部分義成
兵李豈公所得斬邪何無主客之禮也奉進怒曰軍士犯
法安有彼此且僕已自過而公怒不息欲與延光同反邪
拂衣而起彥饒不復留之其麾下大譟追奉進殺之彥饒
不之止也已而屯駐軍將馬萬等聞亂以兵擒彥饒送之
京師遂呂彥饒應延光反聞行至赤岡高祖使人殺之下

五史卷之五十一
唐史卷之五十一
詔削奪在身官爵若饒與晉初無釁際呂一日之忿不能
馭其軍殺奉進已非其本意呂反見誅非其罪也

史建瑋鴈門人也晉王爲鴈門節度使其父敬思爲九府
都督從晉王入關破黃巢復京師擊秦宗權于陳州常將
騎兵爲先鋒晉王東追黃巢于宛胸還過梁軍其城北梁
王置酒上原驛獨敬思與薛鐵山賀回鶻等十餘人侍晉
王醉留宿梁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
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者俱去緄尉氏門呂出而
敬思爲梁追兵所得見殺建瑋少事軍中爲裨校自晉降
丁會與梁相拒於潞州建瑋已爲晉兵先鋒梁兵數爲建
瑋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梁遣王景仁攻趙晉軍救趙建
瑋已先鋒兵出井陘戰于柏鄉梁軍爲方陣分其兵爲二

汴宋之軍居左魏滑之軍居右周德威擊其左建瑋擊其
右梁軍皆走遂大敗之呂功加檢校左僕射天祐九年晉
攻燕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梁梁太祖自將擊趙圍棗疆楮
縣是時晉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瑋呂二千騎屯
趙州梁軍已破棗疆存審扼下博橋建瑋分其麾下五百
騎爲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
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
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
日建瑋率百騎爲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
門卒縱火大呼所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
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
夜拔營去脩縣人追擊之梁軍弃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

梁太祖方病由是增劇而晉軍以故得并力以收燕者二人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於故元城累官功歷貝相三州刺史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建瑋以先鋒兵下趙州執其刺史王鋌兵傳鎮州建瑋攻其城門中流矢卒年四十二建瑋子匡翰尚晉高祖女是為魯國長公主匡翰為將沈毅有謀而接下官禮與部曲語未嘗不名歷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彰聖馬軍都指揮使事晉為懷和二州刺史鄭州防禦使義成軍節度使所至兵民稱慕之史氏世為將而匡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終日無倦義成軍從事闕徹尤嗜酒嘗醉罵匡翰曰近聞張彥澤鬻張式未見史匡翰斬關徹天下談者未有偶耳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卒年四

十

王建及許州人也少事李罕之從罕之奔晉為匡衛指揮使梁晉戰柏鄉相拒鄆邑野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急擊之莊宗登高望見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橋為梁奪則吾軍危矣奈何建及選二百人馳擊梁兵梁兵敗解去從戰莘縣故元皆先登陷陣巨功累拜遼州刺史將銀槍效節軍晉攻楊劉建及躬自負葭葦堞斬先登拔之從戰胡柳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梁兵先至登山而陣莊宗至山下望梁陣堅而整呼其軍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因馳騎犯之建及巨銀槍軍繼進梁兵下走陣山西晉兵遂得土山諸將皆言潰兵未集且暮不可戰闔寶曰彼陣山上吾在其下尚能擊之况巨高而擊手下不可失也建及以為然

因白莊宗曰請答吾高望臣破敵即呼其衆曰今日所失輜重皆在山西盍往取之即馳犯梁陣梁兵大敗晉遂軍德勝為南北城于河上梁將賀瓌攻其南城呂竹竿維戰艦于河晉兵不得渡南城危甚莊宗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梁戰艦者至於吐火禁呪莫不皆有建及重鎧執稍呼曰梁晉一水間耳何必巧為吾今破之矣即呂大雍積薪自上流縱火焚梁戰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竹竿梁兵皆走晉軍乃得渡救南城圍解去自莊宗得魏博建及將銀槍效節軍建及為將喜以家貲散士卒莊宗遣宦官韋令圖監其軍令圖言建及得士心懼有異志不可令與牙兵即以為代州刺史建及怏怏而卒年五十七元行欽幽州人也為劉守光裨將守光篡其父仁保使行

欽呂兵攻仁恭於大安山而囚之又使行欽害諸兄弟其後晉攻幽州守光使行欽募兵雲朔間是時明宗掠地山北與行欽相拒廣邊軍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行欽屢敗乃降明宗撫其背而飲呂酒曰壯士也因養呂為子常從明宗戰數立功莊宗已下魏益選驍將自衛聞行欽驍勇取之為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軍戰潘張軍敗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搯稍圍之行欽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奮劍斷其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待行欽泣曰官軍貴與卿共之由是寵絕諸將拜忻州刺史遷武寧軍節度使莊宗宴群臣於內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以為笑樂而怪行欽不在因左右

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敕宴使相紹榮散官不得與也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即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此不召群臣入內殿但宴武臣而已趙在禮反於魏莊宗方選大將擊之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行欽為鄴都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討之行欽攻鄴南門詔書招在禮在禮送羊酒犒軍登城謂行欽曰將士經年離去父母不取敕旨奔歸上貽聖憂追悔何及若公善為之辭尚能改過自新行欽曰天子臣汝等有社稷之功小過必當赦宥在禮再拜以詔書示諸軍皇甫暉從旁奪詔書壞之軍士大譟行欽具臣聞莊宗大怒敕行欽破城之日無遺種乃益召諸鎮兵皆屬行欽屯澶州分諸鎮兵為五道毀民車輪門扉屋椽為筏渡長慶河攻冠氏

門不克是時邢洛諸州相繼皆叛而行欽攻鄴無功莊宗欲自將臣往群臣皆諫止乃遣明宗討之明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軍變全魏與在禮合行欽聞之退屯衛州臣明宗及聞莊宗遣金槍指揮使李從璟馳詔明宗計事從璟明宗子也行至衛州而明宗已反行欽乃繫從璟將殺之從璟請還京師乃許之明宗自魏縣引兵南行欽率兵趨還京師從莊宗幸汴州行至榮澤聞明宗已渡黎陽莊宗復遣從璟通問于明宗行欽以為不可因擊殺從璟明宗入汴州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登道旁冢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冢名野人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悅因罷酒去西至石橋置酒野次莊宗謂行欽曰卿等從我久富貴急難無不同也今茲危蹙而默

默無言坐視成敗我至榮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卿等
各陳利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何如行欽泣而對曰臣本
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
已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皆解髻斷髮各置之于地誓以死
報君臣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郭從謙反
莊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爲野人所執送虢州刺史石
潭折其兩足載以檻車送京師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負
於爾行欽瞑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于洛陽市
市人皆爲之流涕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曰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在
主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于魏諸將未知
去就而行欽獨曰及聞又殺其子從璟至於斷髮自誓具

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又逃死曰求生
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烏足貴哉
安金全代北人也爲人驍果工騎射號能擒生踏伏事晉
爲騎將數從莊宗用兵有功官至刺史曰疾居于太原莊
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將王檀襲太原晉兵皆從
莊宗于河上太原無備監軍張承業大恐率諸司工匠登
城圩禦而外攻其急金全彊起謂承業曰太原晉之根本
也一日不守則大事去矣老夫誠慙矣然尚能爲公破賊
承業喜授巨甲兵金全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故將吏得
百餘人夜出北門擊檀於羊馬城中檀軍驚潰而晉救兵
稍至然莊宗不召金全爲能終其世不錄其功金全與明
宗有舊明宗即位拜金全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在鎮二年召還京師呂疾卒

袁建豐不知其世家晉王討黃巢至華陰闡得之時方九歲愛其俊爽收養之長習騎射爲錢林都虞候從擊王行瑜李匡威呂功遷突陣指揮使從莊宗破夾城戰柏鄉遷左相馬軍指揮使明宗爲內衙指揮使建豐爲副使從莊宗入魏取衛磁洛三州拜洛州刺史擊梁將王千斬首千餘級獲其將校七十餘人遷相州刺史從戰胡柳指揮使孟謙據相州叛建豐還討平之徙隰州刺史病風廢明宗即位呂舊恩召還京師親幸其第撫慰甚厚加檢校太尉遙領鎮南軍節度使俾食其俸以表禮贈太尉西方鄴定州泚城人也父再遇爲州軍校鄴居軍中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不見用後歸莊宗于河上莊宗

呂爲孝義指揮使數從征伐有功同光中爲曹州刺史以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東幸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所以供帳委積如一曰先至者入之鄴因責循曰主上破梁而得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而負國循不答鄴度循不可爭而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時方在汴鄴欲殺之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之藏其家鄴無如之何而明宗已及汴乃將麾下兵五百騎西迎莊宗見於汜水嗚咽泣下莊宗亦爲之嗟唏乃使以兵爲先鋒莊宗至汴西不得入還洛陽遇弒明宗入洛鄴請死於馬前明宗嘉歎久之明年荆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董璋爲西南面招討使乃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

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諸將皆罷璋亦未嘗出兵惟鄴
獨取三州乃呂夔州為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已而又取歸
州數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為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
數呂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
不遜遂死于獄中鄴病見善達為祟卒于鎮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六

唐臣傳十四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主王鎔為軍校自晉救趙破
梁軍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德勝張文禮弑趙王
王鎔上書莊宗求習歸趙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家趙
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與臣使自効今聞王死欲臣劍自
到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寃莊宗壯之乃遣閻贇史
建瑋等助習討文禮呂習為鎮州兵馬留後習攻文禮不
克莊宗用佗將破之拜習成德軍節度使習辭不敢授乃
呂相衛二州為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六州
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以示弱鎮授臣河南一鎮得自攻
取之乃拜習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習亦未嘗攻

取後徙鎮安國又徙平盧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
習未至魏而明宗兵變習不敢進明宗遣人招之習見明
宗於昨縣而以明宗舉兵不順去就之意未決霍彥威給
習曰主上所殺者十人公居其四復何猶豫乎習意乃決
平盧監軍楊希範聞習為明宗所召乃以兵圍習家屬將
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素為希範所信給希範曰內侍盡忠
朝廷誅反者家族孰敢不効命宜分兵守城公儼因擒希範
家不足慮也希範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擒希範
斬之習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宣言青人不使習之嚴急
不欲習復來因自求為節度使明宗乃以房知溫代習鎮
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習
復鎮天平徙鎮宣武習素為安重誨所不悅希其旨者上

言習厚斂汴人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昭慶故里明宗以
其子令謙為趙州刺史以奉養之習以無罪快快失職縱
獵劇飲以自娛居歲餘中風卒贈太師習二子令謙蒙令
謙有勇力善騎射以父任為將官至趙州刺史有善政卒
于州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當時號為良刺史蒙少好
學性剛鯁為成德軍節度副使後事晉官至禮部侍郎
烏震冀州信都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卒稍以功遷裨
校隸符習軍習從莊宗于河上而鎔為張文禮所弑震從
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以招震
震不顧文禮乃皆斷其手鼻割而不殊縱至習軍軍中皆
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晉軍攻破鎮
州震以功拜刺史歷深趙二州震為人純質少好學通左

氏春秋喜作詩善書及爲刺史以廉平爲政有聲遷冀州
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使明宗聞其名擢拜河北道副招
討使領寧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溫戍于盧臺軍始至而戍
兵龍旺等作亂見殺贈太師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旣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
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
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已之爲不爲爲之雖利於國而有
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衆人所皆可爲
而任不專已又其爲與不爲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
不顧其親雖不以爲利猶曰不孝况因而利之乎夫能事
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
尚何有於忠哉

孔謙魏州人也爲魏州孔目官魏博入于晉莊宗以爲度
支使謙爲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莊宗及其左右皆悅之
自少爲吏工書算頗知金穀聚斂之事嘗與梁相距河上
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闕之所以成莊宗
之業者謙之力爲多然民亦不勝其苦也莊宗初建大號謙
自謂當爲相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爲使
以謙爲副謙已怏怏旣而莊宗滅梁謙從入張謂崇韜曰
鄴北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爲然因曰
憲留守北都而以宰相豆盧革判租庸謙益失望乃陰求
革過失而革常以手書假租庸錢十萬謙因以書示崇韜
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遂求解職以讓崇韜崇韜亦
不肯當莊宗問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長於金穀而物議

未可居大任不若復用張憲乃趣召憲憲為人明辨人頗
忌之謙因乘間謂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
辦鄴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昔以語崇韜崇韜罷憲
不召以興唐尹王正言為租庸使謙益憤憤因求解職莊
宗怒其避事欲寘之法賴伶官景進救解之乃止已而正
言病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為言乃罷正言以謙為租庸使
賜豐財贍國功臣謙無佗能直以聚斂為事莊宗初即位
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謙悉違詔
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
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
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勅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唐
制也租庸直帖公為梁之弊不可為法今唐運中興頽還

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又請減百官俸錢
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鄣塞天下山谷徑
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筭遣大程官放豬羊柴炭占庇
人戶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解錢由是天下皆怨苦
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于洛陽市籍沒其家遂罷租庸
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使為鄆州糧料使明
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為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為
元從孔目官明宗即位為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軍節
度使長興元年拜三司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
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為重遂以
宰相領其職乾符已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

用兵無常隨時調歛兵罷則止梁興始置租庸使領天下
錢穀廢度支戶部鹽鐵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
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
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
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
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
置使自此始延朗號爲有心計以三司爲已任而天下錢
穀亦無所建明明宗常出游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
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聞者笑之歷泰寧雄武軍節度
使廢帝以爲吏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晉高
祖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高祖深以
爲恨晉兵起廢帝欲親征而心畏高祖遲疑不決延朗與

劉延朗等勸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爲丁及括其馬丁馬
未至晉兵入京師高祖得延朗殺之

李巖幽州人也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爲刺史後事莊宗爲
客省使巖爲人明敏多藝能習騎射頗知書而辯同光三
年使于蜀爲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音辭清亮蜀人聽
之皆悚動衍樞密使宋光嗣召巖置酒從容問中國事巖
對曰前年天子建大號于鄴宮自鄆趨汴定天下不旬日
而梁之降兵猶三十萬東漸于海西極其涼北懾幽陵南
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疆鳳
翔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稽首稱藩至于荆胡吳
越脩貢賦効珍竒願自比於列郡者至無虛月天子方懷
之呂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荆湖

吳越非予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其可信乎又聞契丹日益彊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彊孰與僞梁光嗣曰比梁差省耳嚴曰唐滅梁如拉朽况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以滅虜使無類然而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前古土者皆存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蜀人聞嚴應對愈益竒之是時蜀之君臣皆庸暗而恃險自安窮極奢僭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初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竒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竒貨出劔門其非竒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為入草人乎於是決議伐蜀冬魏王繼岌西伐以嚴為三川招撫使與康延孝

以兵五千先行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王衍告曰得李嚴來即降衆皆以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衍怨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以妻母為託即曰以蜀降嚴還明宗以為四州防禦使各首使如故其後孟知祥偃僵於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為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則啓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為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怒甚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喜怒殺人恐失士大夫心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斂嚴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因惡其來蜀人聞嚴來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從容問嚴曰朝廷以公來邪公意自欲來邪嚴曰君命也知

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
熒惑朝廷爾即擒斬之明宗不能詰也知祥由此遂反
李仁矩不知其世家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以為客
省使左衛大將軍明宗祀天南郊東西川當進助禮錢使
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以禮東川節度使董
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辭醉不往於傳舍與倡妓飲璋怒率
牙兵露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戰而靴走廷中璋責之曰
爾以西川能斬李嚴謂我獨不能斬爾邪顧左右牽出斬
之仁矩涕泣拜伏謝罪乃止明日璋置酒召仁矩見其妻
子以厚謝之仁矩還言璋必反仁矩素為安重誨所親信
自璋有異志重誨思有以制之乃分東川之閬州為保寧
軍以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將兵戍之璋以書至京師告

其子光業曰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旆又以兵戍之是將
殺我也若唐復遣一騎入斜谷吾反必矣與汝自此而決
光業私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處微使白重誨重誨不省仁
矩至鎮伺璋動靜必以聞璋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遣荀
咸又將兵益戍閬州光業亟言以為不可重誨不聽咸又
未至璋已反攻閬州仁矩召將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久
矣嘗以利啖五百兵兵未可用而賊鋒方銳宜堅辭以挫之
能守旬日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當我
精銳之師即驅之出戰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并其家屬
皆見殺

毛璋滄州人也梁末戴思遠為橫海軍節度使璋事思遠
為軍校晉已下魏博思遠棄滄州出奔璋以滄州降晉以

功爲貝州刺史璋爲人有膽勇自晉與梁相距河上璋累戰有功莊宗滅梁拜璋華州節度使在鎮多爲不法議者疑其有異志乃徙璋鎮昭義璋初欲拒命其判官邊蔚勸諫諭之乃聽命璋累歷藩鎮又在華州得魏王繼岌及伐蜀餘貲旣富而驕益爲淫侈嘗服赭袍飲酒其所得蜀妓爲王衍宮中之戲于前明宗聞而惡之召爲金吾上將軍東川董璋上書言璋遣子廷贊持書往西川疑其有姦明宗乃遣人追還廷贊并璋下御史獄廷贊款稱實璋假子有叔父在蜀欲往省之而無私書璋無罪名有司議璋前任藩鎮陰玄暉其圖及處班行不慎行止乃停璋見任官勒還私第初廷贊之蜀與其客趙延祚俱及召下獄延祚多据璋陰事欲言之璋許延祚重賂以滅口旣出而責賂於璋璋不與延祚乃詣臺自言并璋復下獄鞠之無狀中丞呂夢奇議曰璋前經推劾已蒙昭雪而延祚以責賂之故復加織羅乃稍宥璋璋款上有生口者言夢奇受賂而劾獄不盡乃移軍巡獄獄吏希旨鍛鍊其事璋具伏許賂延祚而未與嘗以馬借夢奇而無受賂璋坐長流儒州已而令所在賜自盡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七

唐臣傳十五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文盛高澂傳汝舟校

朱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即位爲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于外董璋爲東川節度使乃以弘昭爲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巖弘昭大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益開懷待之不疑璋頗重其爲人後璋有軍事遣弘昭入朝弘昭乃免遷左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孟知祥反石敬瑭伐蜀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是時重誨已有間重誨至鳳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于家使其妻妾侍飲食重誨以弘昭厚已酒酣具言蒙天子厚恩而所以讒間之端因泣下弘昭即奏言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

誨會敬瑭以糧餉不繼遽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過鳳翔弘昭閉門不納重誨由此得罪死樞密使范延光尤惡弘昭爲人罷爲左武衛上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有端唐諸大臣皆欲引去以避禍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與平公主入言於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罷乃以弘昭及馮贇代延壽延光弘昭入見辭曰臣所養之才不足當大任明宗叱之曰公等皆不欲在吾目前邪吾養公等安用弘昭皇玃乃視事馮贇者亦太原人也其父璋事明宗爲閹者贇爲兒時以通黠爲明宗所愛明宗爲節度使以贇爲進奏官明宗即位爲客省使宣徽北院使歷河東

忠武節度使三司使明宗病甚大臣稀復進見而孟漢瓊王淑妃用事弘昭及贇並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及殺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爲功又其所用多非其人給事中陳又爲人險詐好陰謀嘗事梁張漢傑又事郭崇韜兩人皆輒敗死弘昭乃引以爲樞密院直學士而用其謀是時弘昭贊遣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而留漢瓊權知後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弘昭贊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從珂兵已東愍帝大懼遣人召弘昭計事弘昭謂其客穆延輝曰上召我急將罪我也吾兒婦君之女也其以歸無使及禍乃拔劍大哭欲自殺

而家人止之使者促弘昭入見甚急弘昭呼曰窮至此邪
乃自投于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贊于家贊母新死子
母棄尸于道妻子皆見殺贊有子二歲其故吏張守素匿
之以免漢高祖即位贈弘昭尚書令贊中書令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初廢帝起於鳳翔與其事者五人
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安將房勗
而延朗為孔目官初愍帝即位徙廢帝為北京留守不降
制書遣供奉官趙處原促帝上道帝疑惑召昭胤等計議
昭胤等皆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而高又
喜鬼神巫祝之說有鼓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魏崔
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高素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語驚
駭曰此非人臣也高使濛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

驢馬沒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巳土高不曉其義使問
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即以濛為館驛
巡官帝將反而兵少又乏食由此甚懼使高問濛濛傳神
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於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言朱
弘昭馮贇幸明宗病殺秦王而立愍帝帝年少小人用事
離間骨肉將問罪於朝遣使者馳告諸鎮皆不應獨隴州
防禦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得文遇大喜而
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軍王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
帝懼又遣高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
東兵果叛降于帝帝入京師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柩前冊
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高曰張濛
神言豈不驗哉由是高益見親信而專以巫祝用事帝既

立以昭胤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專美爲比部郎中
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爲皇城使高爲宣徽北院使延朗爲
莊宅使久之以昭胤高爲樞密使延朗爲副使審虔爲侍
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之遇亦爲職方郎中樞密院直學
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謀議而昭胤高及延朗掌
機密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既入立高
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爲
羸疾灸灼滿身冀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瑭可留景
師昭胤專美曰敬瑭與趙延壽皆尚唐公主不可獨留乃
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爲大
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爲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
屯兵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於

是帝益疑之是時高祖悉握精兵在比帥運劫糧遠近勞
弊帝與延朗等曰夕謀議而專美文遇迭宿中興殿廬召
見訪問常至夜分而罷是時高祖弟重胤爲皇城副使而
石氏公主母曹太后居中因得伺帝動靜言語以報高祖
高祖益見危懼每帝遣使者勞軍即陽爲羸疾不自堪因
數求解總管以探帝心是時帝母魏氏追封宣憲皇太后
而墓在太原有司議立寢宮高祖建言陸與民冢墓相雜
不可立宮帝疑高祖欲毀民墓爲國取死帝由此發怒罷
高祖總管徙鎮鄆州延朗等多言不可而司天趙延義亦
言天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其事遂止後月餘文遇獨直
帝夜召之語罷敬瑭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
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瑭徙亦反不徙亦反遲速尔不

如先事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賢佐以定天下卿其是邪乃令文遇手書除日夜半下學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瑭以反聞敬瑭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從益次當立帝得書大怒手褰而投之召學士馬胤孫為答詔曰宜以惡語詆之延朗等請帝親征帝心息憂懼常惡言敬瑭事每戒人曰爾無說石郎令我心膽墜地由此不欲行而延朗等屢道之乃行至懷州帝夜召李穀以計策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見之色變松躡其足文遇曰出帝曰我見文遇肉顫遽欲抽刀刺之松曰文遇小人致誤太事刺之益醜乃已是時契丹已立敬瑭為天子以兵而南帝惶惑不知所遣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審虔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

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遂還自焚高祖入京師延朗等六人皆除名為民初延朗與高祖掌機密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置以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又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高祖心患之而不能爭也但曰飽食高松而已每延朗議事則垂頭陽睡不省及晉兵入延朗走南山過其家指而嘆曰吾積錢二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為追兵所殺晉高祖聞高祖不與延朗事哀之後復以為將歲餘卒專美事晉為大理卿開運中卒高祖之將起廢帝以昭胤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為河陽節度使與宋軍冬遇皆不知其所終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濛神言驗矣然焉知其

不爲禍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見者可以深思焉廢帝之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有智者爲之謀未必能不敗况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并述以附延朗見其始終之際云

康思立本山陰諸部人也少爲騎將從莊宗破梁夾城戰栢鄉累以功遷爲騎指揮使明宗即位歷應州刺史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從鎮保義皆有善政潞王從珂反於鳳翔廢帝遣王思同討之思立有捧聖羽林屯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人屬思同思同至鳳翔軍叛降于從珂思立聞之欲盡誅羽林千人家屬未及而從珂兵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從珂兵傳其城呼曰西兵七萬策新天子爾五百人其能拒邪從陷陝入於死耳捧聖

兵聞之皆解甲思立遂開門迎從珂廢帝即位以思立初無降意頗不悅之從安遠又徙安國以年元罷爲右神武統軍石敬瑭反太原廢帝以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廢帝幸懷州遣思立將從駕騎兵出圍栢谷救張敬達未至而敬達死楊光遠降晉思立以疾卒于道晉高祖入立贈太子少傅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騎射事晉王莊宗時爲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前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明宗即位遷捧聖指揮使領汾州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三城節度使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爲親軍都指揮使領河陽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從榮素驕自爲河南

尹興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又思自脫獨義誠
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從榮謀以兵入宮唐大
臣朱弘昭馮贇等皆以爲不可而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
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入以反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自
處置而義誠卒不出兵馬軍指揮使朱弘實以兵擊從榮
從榮敗走見殺三司使孫岳實爲馮贇言從榮必敗之狀
義誠聞而不悅及從榮死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檢
閱從榮家資岳至義誠棄亂使人斂之岳走至通利坊見
殺明宗不能詰義誠已殺岳又以從榮故與弘實有隙愍
帝即位弘實常以誅從榮功自負義誠心益不平潞王從
珂反鳳翔王思同率諸鎮兵圍之興元張虔到兵叛降從
珂思同走諸鎮兵皆潰愍帝大怒謂朱弘昭等曰朕新即

位天下事皆出諸公然於事比未有失節諸公以大計見
迫不能獨違事一至此何方轉禍吾嘗聞左右往往迎見
遜以位苟不吾信死其所也弘昭等惶恐不能對義誠前
曰西師驚潰主將怯耳今京師兵尚多臣請盡將以西扼
關而守招集亡散以爲後圖愍帝以爲然幸左藏庫親給
將士人絹二十匹錢五千是時明宗山陵未畢帑藏空虛
軍士負物揚言曰到鳳翔更請一分未弘實見軍士無鬪
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有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師小劫
而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見兵守京師以自固彼
雖幸勝特得虔到一軍耳諸鎮之兵在後其敢徃來邪義
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弘實曰公謂誰欲反邪其聲厲
而聞愍帝召兩人訊之兩人爭於前帝不能決遂斬弘實

以義誠爲招討使悉將六軍以而愍帝奔衛州義誠行至新安降于從珂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嗚呼五代爲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侍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而甚重此五代之遺制也然原其始起微矣及其至也可謂盛哉當唐之末方鎮之兵多矣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與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至明宗時始更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其名號可知矣天子自爲

之將則都指揮使乃其卒伍之都長耳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微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是時史弘肇爲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而弘肇尤專任以至於亡語曰涓涓不絕流爲江河熒熒不滅炎炎奈何可不戒哉然是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猶不過京師之兵而已今方鎮名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無大將之職而舉天下內外之兵皆屬侍衛司矣則爲都指揮使者其權豈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皆分屬此兩司矣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初爲騎將明宗即位拜澄州刺史從王晏球破王都定州遷侍衛步軍都虞侯領壽州節

度使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路
王從珂以彥稠為招討使明宗疑彥溫有所說戒彥稠得
彥溫母殺將訊之彥稠希重誨旨殺彥溫以滅口明宗大
怒然不之罪也長興中為靜難軍節度使党項阿埋屈悉
保等族抄掠方渠數殺回鶻使者明宗遣彥稠與靈武康
福會兵擊之阿埋等亡鼠山谷明宗以謂党項知懼可加
約束而綏撫之使者未至彥稠等自牛兒族入白魚合蓋
誅其族獲其大首領連香等遣人上捷明宗謂其使者曰
吾誅党項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
進奉為名重歛軍士也已而彥稠以党項所掠回鶻進奉
王兩團及遺秦王金裝胡鞞等來獻明宗曰吾已語彥稠
矣不可失信因悉以賜彥稠彥稠又逐鹽州諸戎取所虜

男女千餘人路王從珂反彥稠為招討副使王思同兵潰
彥稠與思同俱東走為路王兵所得囚之華州獄已而殺
之晉高祖立贈侍中彥稠與思同俱以敗走時愍帝猶在善未
亡二人走歸國於節未鬻異於元行欽之
走也然思同辭義不屈其死可嘉彥稠直
被執見殺爾餘無可稱故不列於死事

五竹吳吳三七

唐昌傳十五

六



